東國通鑑 二十四

共二十九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五

高麗

忠惠王三

甲申

五年元至正四年春正月宰相會百官及國老于旻天寺欲署名呈省書國老多不至事竟未就○王竄于元岳陽縣王之行傳車疾驅艱楚萬狀未至揭陽道薨或云遇鴆或云食橘而殂國人聞之莫有悲之者小民至有欣躍以為復見更生之日其民不見德如此初宮中及道路歌曰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何時

来至是人解之曰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何
時還
史臣曰忠惠王以英銳之才用之於不善
昵比憸小荒淫縱恣内則見責於父王上
則得罪於天子身為羈囚死於道路冝矣
雖有一老臣李兆年言之剴切其如不我
聽何哉
二月元命元子昕嗣位昕在元年甫八歲高
龍普抱而見帝帝曰汝學父乎抑學母乎對
曰願學母也帝嘆其天性好善惡惡遂令襲

位王下教戒國内臣僚一革弊政慰恤百姓○閏月王命政丞蔡河中司空姜好禮政堂文學鄭乙輔同知密直金上琦薛玄固密直提學張沆參議國政以咸陽君朴忠佐陽川君許伯判田民都監事竄韓范張松沈奴介田豆乙不花等十五人于島鄭天起蘊敬夫趙成柱等放歸田里皆先王嬖幸也○監察司丞收先王時惡小輩告身○夏四月以祺爲江陵府院大君珏爲益興府院君蔡河中爲右政丞韓宗愈爲左政承李齊賢判三司

事金倫權讌朴忠佐為替成事羅益禧孫守卿為叅理金承嗣金上琦為三司右左使

王欲觀李杜詩宗愈曰抽黄對白無補於政王命進之宗愈托以無典守者竟不進

臣等按詩之道大矣孔子編詩取三頌二雅十五國風雖鄭衛之淫檜曹之微皆存而不削蓋詩有邪正之異正變之殊使讀者懲創感發得其無邪之旨漢魏以降百家並興皆以織組雕鏤之文駢儷浮薄之辭各自名家能得三百篇之遺旨者蓋寡

然其間豈無一二豪傑之士因事撰述有陳戒規箴之風歌詠諷禱之詞以續風雅者乎不可以後世之作一一盡廢之也世之尚論者曰人君不讀非聖之書當究心精一執中之學不可讀百家諸子以累正學楊雄亦言詩賦小技比之雕蟲篆刻壯夫恥之况於人主乎歷觀後世人主有或一向好著嗜文藻悅浮誇溺意詞章如陳後主隋煬帝怠於國政日事嘯詠探奇摘勝與臣下等爭能酣歌宴樂卒召覆亡之禍

詩之能誤人國家尒如此或者之論其有見於此乎忠穆幼冲嗣服天之命哲命吉凶尚未敢知況時方向學學無定力先詞章後聖學此一念乃聖狂之機治忽所繫可畏之甚也宗愈爲首相輔幼主開論善導納之無過之地乃其職也其不進李杜詩者豈無深意哉宗愈歷事四朝當於烈宣忠惠多事之時事不辭難精忠大節有大過人者今輔幼主尒淂大臣體其賢矣哉

乙酉王至自元翼日元使桑哥頒詔曰昔我
祖宗奄有萬方外薄四海于時高麗慕義効
順用建東國傳之子孫世守藩輔不謂近者
高麗國王寶塔實里肆為無道荼毒境內民
不堪命來訴京師令正厥罰遷之嶺表然念
自其先世事我列聖罔有二心一朝後嗣不
克紹承遂失世爵在朕奚忍又念海隅蒼生
皆朕赤子久罹塗炭良切予懷乃命其子八
禿麻朶兒只仍襲征東行省左丞相高麗國
王布朕德澤輯寧吾民其寶塔實里所行虐

政並從韃革人民逃避山林亟令有司尅日
招撫勸農興學凡合整治事宜悉遵成制俾
爾有象各保生業是日王宴桑哥用汝樂百
官侍座皆簪花名曰君臣慶會宴
史臣元松壽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
人先王岳陽之喪未返於國而至用女樂
使百官揷花如禮何
上洛君金永暾詣闕庭辛裔盧英瑞穿紫靴
戴椶帽踞胡床于門内下視不為禮永暾招
之前曰僕聞王上襲位東還復正三韓蹈舞

不已来謁殿下公等何不革前代惡小奢靡
冠服此豈移風易俗之道乎英瑞等慚而退
○五月賜宦者高龍普功臣號○元遣李麻
秦瑾等来册王為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
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金海君李
齊賢上書都堂曰今我國王以古者元子入
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重業而當前王
顛覆之後可不修心翼翼以敬以慎敬慎之
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嚮學今祭酒田
淑蒙已名為師更擇賢儒二人與淑蒙講孝

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
十輩爲侍學左右輔導四書旣熟六經以次
講明驕奢淫泆聲色狗馬不使接于耳目習
與性成德造罔覺此當務之莫急者也君臣
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親附可乎今宰相非
宴會不相接非特名不得進此何理乎當請
日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事或可分日進
對雖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大臣日疎宦寺
日親生民休戚宗社安危恐豈得而上聞也

政房之名起于權臣之世非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軍簿置考功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爲恒規則可以絶清謁之徒杜僥倖之門令君因循不復古制深恐將來梁將祖倫朴仁壽高讓之輩蜂起而黑冊之謗不可遏也鷹坊內乘毒民尤甚者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龍普馳出見責可不愧于心乎德寧寶興等庫凡非古制者一切釐革庶永不負聖旨勤恤之意刺史守令

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遭其害
官高而降為者偃肆不遵法年邁而求得者
昏懦不任事或以請謁起壠畝垂金魚者又
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未八叅者必經
監務縣令至于四品例為牧守而監察司按
廉使必行褒貶為之賞罰所謂官高者年邁
者用請謁起壠畝者如不得已寧授京官勿
與親民之任行之二十年流亡不復貢賦不
足未之有也金銀錦繡不産我國前輩公卿
被服只用素段若紬布器皿只用鍮銅瓷瓦

徳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輟而不為毅陵賣責
前王蹙金之衣揷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
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
来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而國用匱職此而
已請宰相令後不以錦繡為服金玉為器又
不使衽服乘馬者擁其後各務儉約諷士而
化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迫徵累歛之布
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夤緣為姦細民未
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来歲雜貢令其
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者既有文移當早施

行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
國之主取羣臣養廉之資以實私藏豈不貽
譏後世請罷諸兩宮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
其俸祿京畿田土除祖業口分餘皆折給為
祿科田行之近五十年邇者權豪之門奪占
略盡中間屢議釐革輒以危言賫欺上聽卒
莫能行此大臣不固執之所致也果能釐革
悅者甚衆不悅者權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
不果為哉州郡遠年貢賦之逋欠者有司百
計迫徵十分莫得其一祗是斂怨而已陛下

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賦一切蠲免前
此數年窮民有因暴斂典賣男女請令諸道
存撫按廉使出牓許其來京自告因以官財
量給贖還其買者亦令自首若不自首不與
其直勒還父母甚者治罪○判典校寺事李
穀在元致書宰相曰惟吾三韓國之不國亦
已久矣風俗敗毀刑政紊乱民不聊生如在
塗炭幸今國王受命之國民之望之若大旱
之望甘澍然國王以春秋之富謙恭冲默一
國之政聽於諸公則其社稷安危人民利病

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夫進君子則社稷安退君子則人民病此古今之常理也然則用人又為政之本也蓋用人則易知人則難不問邪正不論高下惟貨是視惟勢是依附我者雖姦諂而進之異己者雖廉謹而退之則其用人不旣易乎用人易故政日乱政日乱故國家隨以危亡此不待遠求諸古實目前之明鑑也古之人知其然於一進退人之際而必察其所行所從來惟恐黷于貨而奪于勢也然猶朱紫相奪玉石相混其知人不

既難乎卽令本國之俗以有財為有能有勢
為有知至以朝衣儒冠為倡優雜劇之戲直
言正論為閭里狂妄之談宜乎國之不國也
穀之所以雖親戚去鄉國久客於輦轂之下
者正為此耳比聞諸公所以輔政更化者與
前日甚不相遠名雖尚老而少者實主其柄
名雖尚廉而貪者實主其權既作惡小而大
者不悛其惡既改舊臣而新者反附其舊知
人不難用人甚易似非國王委任之意朝廷
聞之得無不可乎或曰不必寓書諸公徒見

其怒而無所益也穀應之曰社稷爲安人民
爲利將與本末言之朝廷達之天子豈以諸
公之怒而便含黙耶是用敢貢狂瞽之言惟
諸公察焉○罷寶興德寧庫内乘鷹坊其所
隷土田奴婢各還本處○遣密直金思義如
元謝册命○元流崔和尚林信朴良衍閔渙
金添壽林以道承信南宮信王碩等于諸路
○六月蒇新宮所貯三食邑布四千餘匹歸
廣興倉○慶華公主薨○癸酉大行王之喪
至自岳陽○置書筵官分爲四番更日侍讀

密直提學李仁復貌嚴辭氣簡重每進講王
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安震言於王
曰臣等備員兩府不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
以備顧問春秋修撰元松壽藝文檢閱許湜
其人也判三司李齊賢等又進言王之有戢
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成其寶器人君豈皆
無失必待良臣啓沃然後能成其聖德因曰
臣等不㕘侍講之時宜令松壽常在左右講
劘道義王從之○秋八月改定科舉法初場
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古賦終場策問○庚

申葬永陵○王御書遣講罷起居郎朴允文後出宦者李伯告王曰請令允文速署奴家兄告身王曰若是則何異前代崔和尚之所為乎汝宜以私請之○王命毀新宮作崇文館○替成事朴忠佐講貞觀政要因言燕昭王築黃金臺迎郭隗之事賜鈔五十錠○九月叅議叅理羅益禧卒益禧性耿介慕節義恥與人爭其母分則別遺臧獲四十口辭曰以一男居五女間爲忍苟得其贏以累鴟鳩之仁母義而許之忠宣王好立新法益禧多

所封畋以錦城君閑居每念生民休戚人材
用捨負手蹙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至是復
入政府謂齊賢曰吾君幼妻仕宰相彼負且
乘者不誠覆轍吾其引避毋俱為十手所指
也未幾卒謚良節○以公主不豫赦二罪以
下○冬十月以王煦為右政丞金倫為左政
丞○十一月遣尹安之安輔郭珚應舉于元
輔中制科○十二月遣德城府院君奇轍如
元賀正○瀋王暠至自元○元遣使來錫忠
宣忠肅王謚冊 罷政房歸之典理軍簿○

京畿祿科田爲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

忠穆王

諱昕蒙古諱八思麻朶兒只忠惠王長子母德寧公主性聰慧在位四年壽十二

乙酉元年（元至正五年）春正月甲午地震二日○復置政房○乙卯地震○二月定安府院君許琮卒忠烈王養琮宮中及長尚忠宣王女壽春翁主屛人事日以醫藥活人爲事生長富貴而無驕色守禮好施○德寧公主召諸宰相

謂曰自今興海君裴佺勿復近侍先是佺得
幸公主有人錄佺罪惡貼匿名狀于版圖門
故公主斥之後佺猶在宮中用事○夏六月
僉議評理崔文度卒文度樂觀濂洛性理之
書事親至孝○秋七月左司議大夫鄭誧卒
于元誧好學善屬文忠惠王朝為左司議多
所封駁執政惡之出守蔚州雖在謫中吟嘯
自若慨然有遊宦上國之志嘗曰大丈夫安
能鬱鬱於一方耶遂如元謁別哥不花丞相
一見奇之將薦之天子會病卒○瀋王暠卒

葬以公主禮○冬十二月罷王煦以金永煦為右政丞印承旦為左政丞李穀為密直使煦罷政房復料田故為僉姦所惡而罷時人觖望

丙戌

二年元至正六年夏五月附大行王于大廟○冬十月命修國史教曰太祖開國四百二十有九年于茲其間典章文物嘉言善行秘而不傳何以示後故載忠宣王命閔漬修編年綱目尚多闕漏宜加纂述頒布中外乃命府院君李齊賢贊成事安軸韓山君李穀安山君

安震提學李仁復撰進○初陜州吏李績避役托鷲城君辛裔求官裔奪人官授之失官者訴監察司因績裔源衙之罵辱監察大夫李公遂令一中郎將執掌令宋球以来郎將不得執裔怒使其屏貴歐之蓋倚其妹婿高龍普之勢也○永嘉府院君權溥卒溥初名永胜忠惠惠族姻睦僚友嗜讀書老不輟嘗與子準裒集歷代孝子凡六十四人使婿李齊賢著賛名曰孝行録行于世六子三壻皆封君世號九封君然無圭角久典銓衡鬻爵

營産人譏之○十一月王觀入關樂于儀鳳樓時右副代言金用謙因其姪宦者龍藏驟至近侍又有龍藏姪郭允正亦藉其勢拜大卿用謙性暴戾允正膽大敢言少屈於人用謙妬寵喩龍藏罷允正又奪龍藏所給財物允正訴監察司劾之是日王命用謙入侍監察大夫李公遂言用謙被彈公然薦於朝列非古制也請出之諸代言請姑留之王不聽曰寧少一代言不欲拒諫○元命前政丞王煦入朝

丁亥

三年元至正七年 春正月元遣人取政丞盧頙二女以歸○二月前政丞王煦左政丞金永旽還自元告王曰帝問先王失德臣等奏先王初不若是但小人導之耳其徒尚在不去尔誤今王矣帝然之勅臣等曰若其准治之大妃聞之泣下賜酒慰謝永旽傳帝密旨曰可復以王煦為政丞時右政丞盧頙在側慚赧而退稱疾不出○置整治都監以王煦金永旽及安軸金光轍為判事分遣屬官量諸道田時崔宰為判官嘆曰前王之失德非王自

爲乃左右逢之耳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實恥之稱疾不出○元遣使賜王煦金永旽衣酒及鈔敕勸整治○三月整治都監以奇皇后族弟奇三萬倚勢奪人田恣行不法杖之下巡軍獄踰兩旬死○初利川縣吏以公田賂政丞蔡河中理問尹繼宗至是按廉金玶截吏耳將徇于道内諜報都監録事安吉祥懷繼宗舊恩不以告王煦金永旽怒批其頰鳴鼓黜之○夏四月整治都監杖奇皇后族奇柱下巡軍柱嘗席勢肆虐中外苦之及置

高麗忠穆王

整治都監自知其罪逃匿楊廣道按廉金鈄
捕送之○參理安子由攝事于大廟憫牛之
死不殺牲紏正白元石不據禮以爭時人非
之○行省理問所因整治都監官佐郎徐浩
校勘田祿生初爲忠州判官崔純實告斎三
萬之事及三萬死其妻訴行省行省白王因
浩祿生于獄金永旽曰殿下何因整治官王
曰三萬奪人田五結何至於死永旽曰三萬
怙勢恣惡奚止奪人田五結哉名理問河有
源對辯永旽曰我等親奉帝命先治元惡浩

祿生奚罪焉乃自繫行省獄王命出之○五
月王煦金永旽呈書僉議府曰我等親奉帝
命整治本國今行省理問所以奇三萬之死
歸咎都監因徐浩田祿生而理問何有源挾
私枉問必欲誣服自今不能整治僉轉達中
書省○六月朕趙淂球于耽羅初王煦之朝
元也淂球從焉煦與淂球議整治事淂球曰
賛成事康允忠在幼主之側納君於邪苟欲
整治宜先去之允忠聞而銜之至是煦永旽
以三萬之死不能整治欲如元奏帝允忠恐

得球涎煦圖已誘王賜之〇王煦金永旽如
元理問所累遣人追執煦永旽以歸患因整
治都監官問稅奇三萬之故適帝遣中書有
右司都事兀理不花等賜衣酒于王及煦永
旽以賣整治煦永旽至洞仙驛遇兀理不花
乃還不花以帝命問整治幾何理問所聞之
釋所因官未幾徐浩誣服復因整治官吳堢
陳永緒安克仁李元貝全成安于獄尋釋之
〇元放院使高龍普于金剛山龍普在帝側
用事天下疾之御史臺奏曰龍普高麗煤場

人席罷怡勢作威作福親王丞相望風趍拜
招納貨賂金帛山積權傾天下恐漢之曹節
侯覽唐之仇士良楊復恭復起於今日請誅
之以快天下之心帝宥而放之○監察司論
叅理安子由不殺牲之罪請免其官王以子
由有功於父王且方奉使上國原之
史臣金仲鏘曰梁武惑浮屠果報之說宗
廟之享以麵代牲卒致臺城之餓今子由
奉君命祭于大室擅不血薦其罪當誅王
乃以姑息之仁不聽憲司之請其享年不

永宜矣
秋七月有人貼匿名牓云賛成事康允忠以一宦者與一侍女通媒君毋恣行淫乱得罷于内令沮整治都監専是允忠與河有源之謀也若誅此兩人國無患矣先是前密直印璫前賛成事權謙兩壽山言於高龍普曰允忠通乎君毋罪悪貫盈令允忠聞院使来白王曰龍普謟先王王竄于岳陽今得罪而来也王何必待以厚禮龍普聞而憾之謂允忠曰甭爲内臣恣行無禮何哉自今毋既于内允

忠懼謝病不出數日賂龍普毋以請龍普對
允忠語瑄等曰今欲辨秉賛成事公等毋隱
前言瑄等相視默然龍普陽詰之顧謂允忠
曰公宜復視事會元使来主率百官迎詔于
郊允忠遂扈從○理問所鞫整治都監官欲
誣加枉殺三萬之罪不服皆下獄○元遣工
部郎中阿魯刑部郎中王胡劉等来鞫奇三
萬之事○冬十月理問所囚密城副使李孫
慶驪興副使李蒙正西州副使趙冬暉以承
整治都監牒撤官者及豪強田莊也○賜金

仁瑄等三十三人及第知貢擧陽川君許伯同知貢擧韓山君李穀伺私多取世家不學子弟憲司彈之不出新及第依牒○元名還高龍普○元以三萬之死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整治官白文寶申君平全成安河楫南宮敏趙臣王金達祥盧仲学李天伯許湜李承閏安克仁鄭光度吳璟徐浩田祿生惟安軸王煦以帝命原之前密直金光轍前大護軍李元具以病免杖帝仍降璽書復置整治都監令王煦判事時金永旽執已見煦恥與

較故帝詰之変煦治之〔　〕十一月以王煦領
都僉議司事
戊子四年元至正八年春正月王及德寧公主台彦陽
府院君金倫問請謚事對曰先王不返徒以
親近憸壬歛怨累德今其禍首猶在必先正
其罪以明先王非辜然後可論倫遂與李齊
賢朴忠佐等耆老上疏曰竊見康允忠起自
賤隷得幸先王姦諂荒淫既經杖斷宜畏法
以退藏循匿過名復貪榮而冒進百端送欲
一代肆凶先王所以詔獄就徵岳陽返奚允

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漬九人只為枝葉積釁專歸於上彼謀獨免其身期則一國之痛心而疾首者也臣倫等俱抱願忠之志不勝疾惡之心謹疏其罪以聞伏乞轉呈上國以明前代之事非先王之過皆允忠所為加此賊兩觀之誅雪先王萬世之恥盖允忠者強奸金南寶之妻又奸白儒之妻屢經杖斷身帶瘢痕冒受征東省外仍兼僉議贊成豪横不法現有三妻又娶故密直趙石堅服喪妻據有石堅家産又至正六年天下命王脫歡金

那海整治本國弊政脫歡因言前代之事允
忠實為禍根當先退黜可以整治允忠恐懼
潛用譎謀紿那海抑脫歡以誤整治之事又
至正七年天子復命脫歡等整治殿下名脫
歡等宰相耆老議所以奉行者耆老以為聽
斷田民之訟只為整治之一事必先整治選
法中外之官各得其人令監察舉劾非違然
後可以上副帝意允忠方為政房提調恐失
其利且怨王脫歡前言作色拂袖以起不以
衆論入白尋用所親安子由等不諳民事之

人而爲整治都監官陞脫歡爲領都僉議實
奪其權脫歡不能擧行一事者實允忠所沮
也宗廟之事國之大事子由攝事大廟擅以
犧牛與願堂僧使血祀有闕監察劾論其罪
以其壻李邑爲允忠門客百計營救反陞子
由爲賛成事諫官宋天逢李邦實安元龍不
署子由謝貼允忠朦朧君命名邦實等勒令
請暇尋奪其職且允忠監傳之奴安知流品
淸濁乃爲政房提調擅銓選之權與奪由己
賄賂公行門户如市更念聖武皇帝肇基朔

方忠惠王慕義先服世祖皇帝班師南國忠敬王冒險親朝賴及子孫世為甥舅允忠肩肩小人專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王存被譴訶沒揩贈謚若不舉正此賦之罪無以追明先王之忠請詳憤憤之詞以為冥冥之恨王及大妃感悟轉呈于元授金倫改正請謚二表遣之倫謝曰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恐顛隮道路以辱明命然喘息尚存敢不黽勉脫歡即王煦邦海即金永旽〇二月彥陽府院君金倫卒倫將如元忽得風疾十日不飮

水漿令左右扶起具衣冠端坐而逝倫僉議
叅理駢之子嘗爲辨正都監副使及監察寺
丞蘖姦摘伏應変如神人不敢欺其鎮合浦
也卒乘精錬號令嚴明元使来觀致敬焉喜
觀書多識典故人有問者響應無疑卒謚貞
烈○永山君張沆致書都堂曰主上隆師向
學樂聞善道而憸邪美權欺天罔上使刑政
不平害及無辜致傷和氣天降旱災饑莩載
路烏鳶犬豕之所爭食不可忍視若悉掩埋
且賑飢乏和氣可通豐稔可致也○置賑濟

都監王減膳以充其費又發有備倉米五百碩令賑濟都監施粥餓人○遣慶山府院大君盧頊請入朝○鷲城君辛裔母奪人奴婢其主乞還反歐之主訴整治都監遣吏捕其家人又歐之都監囚裔弟大護軍珣杖之○三月遣寧川府院君李陵幹如元賀節日三司右使金那海請改正先王之罪○夏四月以弟昡為慶昌府院君○京城大飢疫道殣相望遣運全羅道米一千四百碩賑京城及忠清西海二道○六月興寧君安軸卒軸力

學工文時忠肅王被留于元四年軸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上書訟王無他軸處心公正持家勤儉嘗曰吾平生無可稱四爲士師凡民之屈抑爲奴者必理而良之謚文貞○上洛府院君金永旽卒○貶監察掌令宋天逢爲阜島句當天逢劾奏評理全允臧身爲輔相席寵恣横不供其職交結饔人潛竊御膳皆歸其家又閔祥正訴先王于帝以爲不可君國而允臧黨於祥正欲除冢宰罷惡莫甚請加罪黜允臧反譖而貶之臺官

皆辭職監察等詣闕請名還天達政丞王煦救之不得不視事政堂文學辛孟判密直司事李公遂亦詣闕請之乃改為光陽監務○秋八月獻納元松壽郭忠秀劾贊成事鄭天起告身未出而公然入政房題品人物疎棄正妻常在倡家王怒下松壽忠秀于行省鞫之罷其職宰相臺諫詣闕營救不得○冬十月王不豫放囚庶務決於德寧公主○十一月平壤君趙璋卒忠肅王倦勤委政宰相璋存大體不務細瑣敢言侃侃人服其公○十

二月丁卯王薨于金永旽第時辛裔田淑蒙等相繼用事雖汰去北殿羣小不數月問親姻故舊布列卿相代言鄭思度依阿進用人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裔曰辛王且毋妃盛年居中康允忠裴佺出入得幸秉政權作威福王煦金永旽奉帝命欲整理舊弊卒為允忠等所謟識者惜之○德寧公主命德城府院君奇轍政丞王煦攝行征東省事○遣護軍申元甫如元告哀○政丞王煦等遣李齊賢如元上表曰國王乃於近日得疾而薨

舉國哀慟王年幼無後而本國隣於日本不
庭之邦不可一日無主今有王禩普塔失里
王之母祭已嘗入侍天庭年十九王眡普塔
失里王之庶子見在本國年十一伏望陛下
簡在帝心以從民望

忠定王

諱眡蒙古諱迷思監朶兒只忠惠王
庶子母禧妃尹氏在位三年壽十五

己丑元年元至正九年春二月帝命忠惠王子眡入朝
慶陽府院君盧頙前判三司事孫守卿前贊

成事李君侅閔評尹時遇崔濡等奉眡如元
臺諫典法會議欲沮其行不得○三月丁酉
葬明陵○尹安之登元朝制科授大寧路判
官○夏五月戊戌元命眡嗣王位○六月王
命鐵城君李君侅聽斷國務○秋七月政丞
王煦自元還道卒忠宣王愛煦出入常同車
及竄于吐蕃煦欲以身代帝聞憐之及其薨
煦服喪奉柩東還既葬每月朔望私祭陵下
至没身煦剛正莊重平生不妄語稍讀書通
大義雖下士必待之盡禮再為相以興利除

害爲心及卒政丞盧頙憾整治之事沮官奚
又令沿路諸驛禁置桓正廳驛吏望桓跪泣
迎入祭之如父母後謚正獻配享恭愍廟庭
○流前密直金敬直于島貶前密直李承老
爲宣州勾當前代言尹澤爲光陽監務初忠
肅在燕邸澤上謁一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
意在江陵大君祺後忠肅寢疾復以燕邸所
語語澤故澤於祺素歸心遂與承老以民望
歸于祺乃獻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姪相
繼之故幼君不敢保釐之狀王恨之及嗣位

有是命敬直弁嘗毀王故及○丙辰王至自
元帝遣學士嫂哥護行是日即位于康安殿
○閏月甲子大風雨城中屋瓦盡飛儀鳳樓
頹松岳龍首兩山松盡拔○以盧頙僉議政
丞○咸陽府院君朴忠佐卒忠佐嘗按廉全
羅有嬖人稱內旨冒認良民為隸忠佐執不
許遂見讒杖流後名為監察持平又為藝文
應教皆不就性溫厚儉約雖為卿相居室衣
服如布衣時好讀易老而不輟○遼王遣使
享王及德寧公主○八月罷整治都監○以

盧頭為右政丞孫守卿為左政丞○立王母
禧妃府曰慶順妃賛成事尹緒宗之女也○
九月遣賛成事李君侅如元謝襲位○醴川
府院君權漢功死○初王之宴嫂哥也公主
南面王東面監察大夫李衍宗上書言其非
禮因有譏之者下左右司責問衍宗引禮訟
辯不屈○冬十月盧頭罷以孫守卿為右政
丞李君侅為左政丞○江陵大君祺在元尚
衛王女是為魯國公主○漢陽府院君韓宗
愈致仕時權偉用事宗愈退居其鄉非有事

未嘗至京師

庚寅二年元至正十年春二月倭寇固城竹林巨濟等處合浦千戶崔禪等戰破之賊死者三百餘人倭寇之興始此○以持平崔龍生爲慶尚道按廉使尋以金有讒代之龍生疾宦寺輩恃寵上國流毒東民牓其惡以示國人御香使宦者朱元之帖木兒訴王及公主沮之○夏四月倭賊百餘艘寇順天府掠南原求禮靈光長興府漕船○五月倭賊六十六艘寇順天府我兵追獲一艘斬十三級○六月崔

濡與其舅崔源崔有龍叛奔于元先是濡拜僉理裴佺謂濡曰爾爲六宰我所薦也濡勃然曰吾顧因爾力乎遂拳之濡又言於王曰援立之功無出臣右然由都僉議纔陞僉理尹時遇以何功爲密直拜三宰其父莘係叔父安淑亦嘗爲三宰豈彼傳家之職乎閔思平叱曰汝乃抄奴之後六宰於汝極矣何不知足濡怒歐思平王怒濡而不能斥時時遇在王側吳權人目之曰尹王佺亦猶在公宮用事如舊干謁者不因時遇必托佺監察

司劾濡思平相鬪遣所由執儒家婢以來濡
使奴歐所由奪婢而去僉議司亦劾之濡弟
版圖判書源恕王有不遜語王下源于巡軍
命右政丞孫守卿鞫之源不肯就獄守卿強
致之令跪源不服曰政丞曾不知皇帝怯薛
固不可罵辱亦不可鞫問耶罵辱自有邦憲
拂袂而出遂奔元◯倭賊數十艘寇合浦焚
其營又寇固城會源長興府◯秋八月王以
誕日宴羣臣前賛成事尹桓提学郭珚以事
相頡桓攘臂歐珚◯九月以李凌幹為川寧

府院君金光載為三司右使時光載提調政房德寧公主頗多干預王不能制光載奮然而出公主再召竟不應○遣左獻納白彌堅前典客寺丞金仁琯應奉于元初田祿生亦在解額嘗為鑿治都監官究治權豪故疾而沮之○德寧公主如元

辛卯

三年(元至正十一年)春正月贊成事李穀卒穀韓山吏早喪父事母孝性端嚴剛正人皆敬之穀與中朝文士交遊講劘所造者深為文章典雅高古為華士所推讓卒謚文孝○二月祔

大行王于大廟○夏六月元使丑驢道遇政丞孫守卿以館待之薄欲鞭之守卿走馬以免○秋八月倭船一百三十艘來寇紫燕三木二島焚其民舍殆盡又焚南陽府雙阜縣遣萬户元顥于西北面萬户印璫前密直李權于西江屯兵以備之又命璫等入海捕倭權還白王曰臣非將又不食祿不敢奉命固辭不行○以金先載為三司右使先載白王曰文選吏曹主之武選兵曹主之摠于政房自權臣始非令典請復舊制王從之○冬十

月壬午元以江陵大君祺爲王遣斷事官完者不花封倉庫收國璽以歸王遜于江華

史臣曰忠穆忠定皆以幼冲即位德寧禧妃以母之尊用事於内姦臣外戚用事於外二君雖有穎悟之資何能爲哉且當忠定之時江陵大君親爲叔父得國人之心又有上國之援諸尹不此之顧朋比逞欲釀成禍胎卒使王不幸遇鴆悲夫

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奔于元忠宣王孽子嘗爲僧者也〇王命前判三司事李齊賢攝政

丞權斷征東省事齊賢措置得宜人賴以安
○十一月倭寇南海縣○賛成事趙日新賫
批目還自元以李齊賢都僉議政丞趙日親
爲叅理李公遂爲政堂文学○權省李齊賢
下裴佺及朴守明于獄流直城君盧英瑞于
可德島前賛成事尹時遇于角山貶賛成事
鄭天起爲濟州牧使知都僉議韓大淳爲棧
張監務○十二月祝忠惠王孽子釋器髮置
萬德寺○庚子王及公主至自元帝遣失禿
兒太子護行壬寅謁景靈殿即位于康安殿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五

高麗忠定王

壬辰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六

高麗記

恭愍王一

諱顓古諱祺蒙古諱伯顏帖木兒忠惠王母弟性嚴重且慈仁頗得衆心晩年猜忌荒惑以及於禍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五

元年（元至正十二年）春正月監察司劾論贊成事全允臧曾受人金被収遁入元今扈駕而來超拜三宰但當賜錢以酬負緤之勞豈可擢置

宰輔二相書孟清受人贈馬又行淫祀請皆罷之不允○全羅道萬戶柳濯持軍嚴整不擾州縣與士卒同甘苦賜教書衣酒勞之倭寇萬德社殺掠而去濯以輕騎追捕悉還其俘終濯在鎭寇不復犯○監察司啓諸君閑居食祿請停俸從之○王解辮髮賜監察大夫李衍宗衣褥時王辮髮衍宗聞之諫曰辮髮胡服非先王之制願殿下勿效王悅即解辮仍有是賜衍宗賢臣也以彰善癉惡自任雖威武不能屈號鐵石肝腸

臣等按衍宗姦諛柔佞憸邪之尤者也其諫王解辯皆欺世盜名非出於忠讜當時羣臣眩於是非至稱曰賢臣曰彰善癉惡曰威武不能屈曰鐵石肝腸不有後日捎日新之變安知衍宗一生之眞僞也哉

王欲躬祼大室判書雲事姜保以陰陽拘忌上言今年不可親祀都堂責保曰祀大事也汝何沮王又有姦臣告王大妃固止之○二月罷政房歸文武銓注於典理軍簿○敎曰耆艾之臣以矛為忠宣之孫忠肅之子以德

以年合王宗祧獻書天子願奉為君天子採
其言故有今日之賜命顧以何德獲濟登玆
然屬時世陵夷風俗頹靡朝多幸位倉無宿
儲隣寇侵強乾文告變若不克已勵精日慎
一日革邪僞去憸壬用惻怛之誠行寬厚之
政何以報天子之德保祖宗之業慰慈闈之
心塞耆艾之望凡百在位尚克匡其不逮圖
惟厥終○宥裴佺

史臣河寬曰元惡大憝當置於法佺用事
於明陵以紊政刑其得免竄殛幸矣而至

於叢攺之初曲貸其罪何以懲後
名典法揔郎鄭云敬左郎徐浩于內殿賜酒
二人守法不為權貴所撓故奬之尚書玄慶
進諫曰兩宮寢殿地禁甚嚴令外人出入無
制宮殿司門宦寺之職令使忽赤守之視事
之時陛衛宜謹令左右如市奏事未了已洩
於外掌刑之官不可昵近令云敬浩賜酒寢
殿皆有遠於法王然之云敬嘗為福州判官
州有僧於籠川驛路為賊所搋垂死驛吏問
其故曰予持布若干匹行見餉糞田者又見

耘田者俄有人自後厲聲曰我耘田者呼與語汝何不能未及對即擊之奪布去未幾僧死吏執耘田者告于州鞫之獄已成云敬自外還曰殺僧者恐非此人牧使曰已服矣曰愚民不忍鞫訊之苦恐怖失辭耳牧使令云敬更鞫之即召糞田主問曰汝餉糞田人時有言及僧者毋隱田主曰有一人言僧所持布可充酒價於是拘其人置外先鞫其妻曰吾聞某月某日而失遺汝布若干何處得之妻曰夫以布歸曰債布者還之即詰夫誰債

汝布者夫辭屈自服牧使驚問之云敬曰凡
盜賊秘其迹惟畏人知其曰我耘田者詐也
邑人皆服後牧全州有僧娶妻家居者一日
出外為人所殺其妻訴于官無證久不決云
敬視事其妻又來訴即問其妻有所私者妻
曰無但隣有一男常戲曰老僧死則事諧矣
於是執其男置外先鞫其母曰某月某而子
在家耶出外耶母曰是日男自外來言與友
人飲酒醉困即問其男所與飮者誰即自服
○改大妃德慶府曰文睿置會國公主府曰

肅雍○三月監察大夫李行宗辞職不允行
宗時年踰七十○崔濡金元之帖木兒等留
元謀欲騷擾本國乃奏請徵征南兵十萬帝
用其言遣濡徵兵時國人之在元者咸奏曰
高麗褊小方被倭患且地遠不可徵兵帝然
之召濡等還○辛亥前王遇鴆薨于江華王
之遜江華也典校令申德隣典校丞安吉祥
等四五人從行追捕繫巡軍唯朴思愼韓脩
從之供膳不充往来又絶憂愁號泣毋禧妃
請于往見之留數日還而及訃至都都人莫

不流涕前王嘗夜與近侍相戲謔達曙或以墨灑侍學官衣或有近女而行者便生妬心雖寵相至見橦擊徃徃以鐵椎擊人幾死或於冬月取氷雪水和凍飯食狂悖類此

臣等按前史書前王遇鴆而薨不言鴆之者之名其辭隱而不白然旣書前王遜于江華繼書遇鴆而薨叱事以觀恭愍不得辭簒弑之罪矣

李齊賢辭職不允趙日新挾元從之功暴橫驕恣以齊賢居右深忌之○命內府少尹金

暉南率戰艦二十五艘禦倭至楓島遇賊船二十艘不戰而退至喬桐又望見賊船甚盛遂還西江請濟師與倭賊戰于窄梁安興長岩等處獲賊船一艘王除暉南左常侍○瑞州防護所獲倭船一艘殲之○趙日新啓曰殿下之還國也元朝權倖聯姻于我者請官其族既托於上又囑於臣令使典理軍簿掌銓選恐有司拘於文法多所阻滯請復政房從中除授王曰既復舊制未幾中變必為人笑卿以所托告我我諭選司誰敢不從日新

奮然曰不從臣言何面目復見元朝士大夫遂辭職○倭船大至全暉南兵少不能敵退次西江告急鷹揚軍上將軍全鏞調發諸領兵婦女攔街痛哭都城大駭又歛百官坊里民戶軍粮及箭有差○倭焚喬桐甲山倉前代言崔源與戰獲賊船二艘○典理判書白文寶上疏論選法請行宋司馬光十科擧士之制○閏月罷監察執義金玗持平郭忠秀掌令慶千興初監察大夫李衍宗奸巧善揣摩伺候嬖言時事趙日新恃功專恣衍宗置

不劾院使奇轅議之曰此老罔聞知耶何不
察是非衍宗曰近劾孟淸允臧若彈李齊賢
與日新則王誰與議事至是玬等以衍宗附
日新不與議而劾日新衍宗嘸之日新請與
臺官廷辨王命衍宗與政堂文學李公遂聽
兩造于內廷衍宗手執彈章條問之玬曰公
長憲司旣不彈擧罪人反問我輩耶衍宗慙
恚玬忠秀又因日新家奴于典法獄日新破
獄出之反許臺官命玬等勿仕衍宗承命坐
臺恐糾正不庭迎坐司外遂劾玬忠秀及千

興王嘗夜召齊賢咨訪國事因語之曰行宗多詐人也

史臣曰王聰明慈仁可與有為之君也故方其初政臺官思振憲綱以復古風王之左右扶其負洩之勞娼賢疾能而日新尤甚暴橫行宗身為憲長反附日新遂劾斗等以沮之於是羣小日進忠良日退政日以紊雖有天資之美何補於治哉

李齊賢避日新之忌三上書辭職不許○李行宗棄官歸初行宗附趙日新得拜是職及

日新見劾恐禍及已潛歸田里

史臣曰甚矣小人之難知也尚非至明何以照其姦哉衍宗之諫王辮髮也史稱之曰賢臣也雖威武不能屈其劾玤蒔也史目之曰老而姦詐夫威武不能屈豈姦詐者所可為也之二史皆一時目擊其人而書之也毀譽若此之不同豈私於衍宗苟爲以毀譽之也耶盖衍宗善於揣摩而飾詐以釣名者比事以觀可以想其為人也益清允臧拘為隨從而氣炎熾赫然其固

寵而凶狠非日新之比故首論之以示不
憚威勢知王之銳之于治而可以納諫也
故辮髮非大過也而獨諫之以示敢言不
諱奇轃譏其不言則以齊賢日新並稱而
托以王無可與議事也見日新之將及於
敗則先幾引退而俔以遠禍也非揣摩之
工而巧於飾詐者曷能若是哉是故雖當
時史臣尚不知其黨惡而反以彰善癉惡
譽之其小人之難知也如是夫而王語齊
賢曰衍宗多詐人也則王之照姦之明何

其至矣揥恨其知之明而不能去之使盜其自去之名也由是懷詐取寵欺君誤國有如晛者無復憚焉卒陷於昏暗而不寤也嗚呼惜哉後之馭小人者可不監諸○

夏四月王以佛生日燃燈禁中飯僧一百奏妓樂以觀○罷右副代言金得培左副代言柳淑先是元丞相脫脫遣使以書戒王勿用憸人贊成事趙日新知申事崔德林要其使者云淑與得培居中用事使者白王罷之○王將幸行省賀聖節院使竒轍欲並馬而語

王命衛士分衛前後使不得近○李穡服中
上書言時事曰正經界曰禦倭寇曰論文武
曰崇學校曰抑異端其抑異端曰佛氏入中
國王公士庶尊而事之自漢迄今日新月盛
肆我太祖化家為國佛刹民居叅伍錯綜中
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兩宗為利之窟川傍
山谷無處非寺不惟浮屠之徒浸以卑陋亦
是國家之民多於游食識者毎痛心焉佛大
聖人也好惡必與人同安知已逝之靈不恥
其徒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條禁已為僧

者亦與度牒而無度牒者即充軍伍新創之寺並令撤去而不撤者即罪守令庶使良民不盡髡緇臣聞殿下奉事之誠尤篤於列聖其所以祈永國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竊惟佛者至聖至公奉之極美不以為喜待之甚薄不以為怒況其經中分明有說布施功德不及持經聽政之餘怡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頓法無所不可但為上者人所則效虛費者財所耗竭防微杜漸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遠臣願於佛亦宜如此

臣等按晉傅奕論佛氏之非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不免後世之譏今禑之疏名曰抑異端一則曰佛大聖人也一則曰佛至聖至公也似抑而實揚諷一而勸百欲免佞佛之誚得乎

王設火山於禁內陳雜戲趙日新與王同倚欄觀之巡軍府嘗以事囚理問裵佺家奴日新領卒五十餘人呼府吏令釋之吏不聽乃毆之囑萬戶洪裕竟釋之日新又以譏鞫都評議錄事金德麟等皆除名禁錮王知不可

不得已從之國人亦畏其勢莫敢言其弄權
自專類此○五月王以誕日設道場于內殿
三日宰樞欲上壽王曰宴必殺生其以宴錢
飯僧一千于地藏寺王方信佛百官皆為王
設祝壽齋○召僧普虛于益和縣引入內問
法普虛曰為君之道在修明教化不必信佛
若不能理國家雖致勤於佛有何功德無已
則但修太祖所置寺社愼勿新創又曰君王
去邪用正則為國不難矣王曰予非不知邪
正但念其從我于元皆効勤勞故不能輕去

此乃寡人所難也普虛號太古◯六月王受
菩薩戒于康安殿◯諫官上疏曰閹人檢
校官食祿者太多請加汰減◯倭寇全羅道
知益州事金輝等領舟師擊之不克沃溝監
務鄭子龍坐逗留不進杖配突山烽卒◯秋
七月癸酉葬前王于聰陵葬具多闕◯吉昌
府院君權準卒準謁忠宣王于元恩寵愈隆
賞賜無筭及忠肅與瀋王相持羣不逞多附
瀋王準守義不變曹頔之亂準閉門不出性
純重寡言笑儀表秀偉望之巍然可尊然侍

勢占奪土田招納賄賂以致鉅富識者譏之○八月王與公主幸福寧寺自是數幸寺院○命典法司開城府選軍都官凡所決訟五日一啓○始開書筵教曰元老大臣大夫士輪番入侍進講經史法言○印承旦入侍書筵請罷辨整都監王不應但曰穿窬應行惡月之明時權豪奪幾縣公田承旦所占尤多辨整都監収其田仍追累年之租故承旦惡之他日全永煦又請罷之王曰予欲聞嘉言故設書筵卿等所言實乖予心遂稱疾入內

〇福安府院君權謙如元納女于皇太子〇九月以趙日新判三司事〇下大護軍成士達于獄以在政房私授四十餘人職也〇趙日新作亂犯行宮殺宿衛臣僚時日新合其黨前賛成事鄭天起及崔和尚張升亮等十餘人于其家募閭里惡小謀去奇轍奇輪奇輈高龍普朴都羅大李壽山等乘夜分捕之唯執輈斬之餘皆逃日新率其黨趣星入洞園時御宫殺直宿判密直司事崔德林上護軍鄭桓親從護軍鄭己祥等衛士驚駭日新

曰母恐但除諸惡小輩耳遣人殺上護軍洪義于其家拔劒擊之其妻遽欲以身義得不死日新劫王開御寶自爲右政丞以鄭天起爲左政丞李權判三司事羅英傑判密直司事張升亮爲鷹揚軍上護軍官其黨有差又以裴天爲平壤道存撫使張元碩爲江陵道存撫使劉廣大爲鐵嶺防護使李壽長爲義州防禦使又使朴西韓範等封義城德泉二倉與高忠節崔尚和等劫金逸逢安震黃順李濟使之從已又令大索輸等捕其母妻遠

繫滿獄兵交於路王與公主移御泉洞別宮衛士皆賊黨國人危之○冬十月辛丑趙日新乃欲歸罪其黨以自免夜與崔和尚入直至曉徐謂和尚曰公佩劒甚良請觀之和尚曰此劒殺人固多乃抽與之日新因以其劒斬之遂勸王親出捕賊王起之不許日新固請曰安有無頭而濟事者乎王不得已帶劒幸十字街百官始聚捕斬張升亮等八九人梟首于市下天起于獄斬其子摠郎明道○趙日新伏誅日新自加贊化安社功臣號號

令內外朝臣恟懼噤無一言王移御丹陽大
君第行過高羅里日新馬上獻觴于王及大
妃公主王密召前左使李仁復曰事已至此
何為則可對曰人臣敢倡亂固有常刑況今
天朝堂堂法令彰明如其猶預臣恐累及於
上王遂決議誅除至是王幸行省會耆老密
議命金添守執日新引出行省門外斬之因
其親黨鄭乙輔李權羅英傑高忠節李宗李
君常朴曦蔡河老等二十八人賊黨趙波迴
亡匿聞老母繫獄自來斬之是時連日陰霾

及日新伏誅天日開釁○以李齊賢為右政丞曺益清為左政丞貶洪鐸為檜原縣令鄭乙輔為先陽監務李權為濟州牧使鐸日新妻父也○十一月百官上書征東省曰賊臣趙日新潛圖不軌擅自起兵謀去奇氏攻破其家闌入王宮殺害左右恣行暴虐自知罪不容誅又恐姦謀敗露反殺同黨崔和尚等滅口自雪扶王上馬又捕其黨揚言為功自為政丞居王左右常露刃使氣潛蓄異謀多結黨援賴我王默斡神騎俶以辭色以伺其

變不露兵刃而日新就戮伏望聞于宸聰明正典刑以懲後來○元遣宗正府常判梁烈帖木兒吏部尚書不花帖木兒來鞫趙日新之變○杖流全鏞于海島日新之亂衛士多中傷鏞直宿于内獨免又不捍禦物議紛紜王亦疑之有是命

臣等按易曰履霜堅冰至夫亂賊之徒陰圖不軌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趙日新嘗蓄無君之心暴横驕恣弄權自專不待行宫之變而知其有反亂也行

宮之變宿衛將士皆被殺戮鏞獨免爲鏞之亂逆又豈待興王之變然後知也哉當日新之構逆鏞亦與謀王不辨之於早馴致堅冰之禍豈不深可惜也

癸巳

二年（元至正十三年）春正月親祼大廟○以洪彬爲右政丞曺益清爲左政丞李公遂爲賛成事達袁爲監察大夫○三月元遣宗正府府斷事官哈兒章兵部郎中剛弁等来斬鄭天起高忠節廉伯顔帖本兒郭允正李君帝李龜龍籍其家又斬徒黨朴西等十四人杖曺用

權等十七人政堂文學安震密直提學李濟
以年老免杖贖銅又以趙日新妻子給奇天
麟為奴婢○夏六月右政丞洪彬辭職王遣
內人起之彬杜門不出宰樞會其家請之乃
視事○秋八月元遣巒巒太子定安平章等
來賜孛兒札宴于奇后母李氏先是王表請
曰竊聞皇朝之法有所謂孛兒札者合姻婭
之權為子孫之慶望為大夫人李氏擧盛禮
示殊恩遂賜是宴王與公主幸延慶宮公主
太子南面王坐西李氏坐東王行酒先跪獻

太子太子立飲太子行酒獻李氏次王次公主宴將闌使者僬人升坐西階衛士東階置肉争啖較勝否食多而先已者為勝宴罷皆下庭連袂立使者西奇轍權讌等東各奏胡歌蹈舞而進俱會庭心以紵絲一匹連執環立歌舞旋回者數四斷其所執段段而分是宴剪布作花凡五千一百四十匹他物稱是時國用罄竭貸永福都監布又貸富民且使价絡繹館舍難容皆館於宰樞之家凡三十餘所○冬十月遣簽河中如元賀千秋節軍

薄判書金希祖賀冊太子以李穡充書狀官穡遂擢制科讀卷官翰林承旨歐陽玄見穡對策大加稱賞遂擢第二甲第二名勅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十二月罷刷卷都監時人負官錢逋欠者多故置都監徵之延及族屬隣里倍收其本人甚苦之前判密直司金逸逢以上書極言其弊請罷從之

甲午

三年元至正十四年春正月蔡河中為右政丞以廉悌臣為左政丞姜千裕判三司事李仁復為

政堂文學○二月德寧公主還自元○以蔡河中領都僉議㢘悌臣爲右政丞柳濯爲左政丞○夏四月倭掠全羅道漕船四十餘艘○六月蔡河中還自元傳丞相脫脫言曰兩國相好已久今漢賊大起吾受命南征王宜遣勇銳助之河中在元謀復爲相會元征紅巾等賊旁求勇士河中請還國出兵助征乃薦丞相柳濯㢘悌臣等有勇略遂與李壽山先元使以來壽山宣帝旨於王曰河中請諫可使河中亦傳帝旨曰壽山頗悟王其用之

○以蔡河中僉議政丞李壽山廉仲祥僉議評理廉悌臣為曲城府院君柳濯為高興府院君王逼脫脫勢罷悌臣用河中監察司不署河中告身累月乃出○漢陽府院君韓宗愈卒宗愈自幼瞻視異常魁顏偉幹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輔器其未達也與一時名士相徃還羣飲無虛日醉則起垂袖為舞歌楊花詞曰待如晦清風飛揚到黃閣中識者皆異之性厚重喜談笑樽俎間和氣由然可愛處事接物皆有餘裕謚文節○元遣吏部郎中

高麗恭愍王

哈剌那海等来脫脫丞相以帝命召柳濯廉悌臣權謙元顥羅英傑印璫金鏞李權康允忠鄭世雲黄裳崔瑩崔雲起李芳實安祐等四十餘人及西京水軍三百且募驍勇期以八月十日會燕京將以討高郵賊張士誠又遣工部寺丞朴賽顏不花賫寶鈔六萬錠賜赴征將卒○以印璫為碩城府院君李權為五原府院君羅英傑為錦城君孫佛永為敦城君金鏡為義城君金鏞為安城君安祐為鼇城君崔源為龍城君印安為延城君崔安

守為咸城君具貞為河城君趙忠信為祥原君其餘將卒並加爵秩自募者皆超三等授職諸司三四品皆添設六部判書摠郎除政曹外皆倍數添設四十二都府每領又添設中郎將郎將各二人別將散員各三人以授之謂之賞軍政添設之職始此○令百官及各宗僧徒出馬有差使軍士平價以布時赴征軍官奪民馬或多抑買行省禁之不止○秋七月柳濯廉悌臣等四十餘人率軍士二千餘人如元王幸迎賓館親點送之及至鴨

綠江康允忠謀於衆曰吾等離親戚左墳墓以就死地何日而旋歸乎欲以精騎五十還入京斬始謀叛兵者乃告廉悌臣悌臣曰非計也吾君天也天其可逃乎且忠臣義士豈有反側之言乎遂與濯等間道疾行時元所召四十餘人皆將相之有名望者且精兵鋭卒並皆從征宿衛空虛王疑懼募弓手于西海道以備不虞（）元遣中尚監丞崔濡來督赴征軍士兼求擒幹濡嘗逃奔于元及王即位東還扈駕行至遼陽還逃入元至是歸拜

三司右使◯蔡河中議罷糾正分臺監諸倉
庫王嘿然◯前右政丞廉悌臣還自元時王
遣使請還悌臣帝曰悌臣高麗大臣其禮而
遣之◯冬十一月印安還自元言大師脫脫
領兵攻高郵城柳濯等赴征將士及國人在
燕京者摠二萬三千人以為前鋒城將陷韃
靼知院老長忌我國人專其功令曰今日暮
矣明日乃取之麾軍而退其夜賊堅壁設備
明日攻之不克拔會有人譖脫脫帝流脫脫
于淮安自後南賊日盛我軍陷六合城又拔

防淮安路李權崔源等六人戰死崔瑩力戰身被數槍（十二月以蔡河中領都僉議司事李齊賢為右政丞洪彥博為左政丞李齊賢辭職不允

乙未

四年元至正十五年春二月元來錫公主號承懿（）全羅道按廉鄭之祥囚元御香使埜思不花于全州王下之祥獄不花本國人也入元有寵於帝其兄徐臣桂為六宰其弟應呂為上護軍擅作威福舉國畏之至是不花降香諸道所至縱暴存撫按廉使多被辱罵莫敢違

忤之祥迎候恭謹不花待遇甚倨接伴使洪
元哲有托於之祥之祥不聽元哲激怒不花
曰之祥輕天使不花縛辱之之祥卽憤恚大
呼給邑吏曰國家已誅奇不復事元以金
敢直爲元帥守鴨綠江此使者可擒也若等
何畏而不我救邑吏呼譟而入解縛扶出之
祥遂率衆執不花元哲等因之奪不花所佩
金牌馳還京道過公州執其弟應呂以鐵椎
檛之數日而死之祥來白于王王驚愕下巡
軍獄卽命行省員外郎鄭暉捕全州牧使崔

英起及邑吏等又遣車蒲温還其牌于不花
○夏四月倭掠全羅道漕船二百餘艘○五
月元遣斷事官買住來鞫鄭之祥○冬十月
流密直副使任君輔于濟州初宦者金伯顏
帖木兒詐傳王旨以君輔為內乘提調事覺
金鏞鄭世雲忌君輔有寵因譖流之○十一
月降全州為部曲以囚楚思不花也○十二
月流都僉議司事金鏞于濟州鏞與贊成事
金普爭權會普丁母憂陰勸征東省都事崔
介上書於王請令百官行三年喪鏞等矯旨

下其書都評議司逼令施行王悉知其状流
之遂羅三年表（一）我
桓祖以雙城等處千户来見王曰乃祖乃父
身雖在外乃心王室我祖考實寵嘉之今卿
無忝祖考予将王汝於成矣雙城地頗沃饒
東南民無恒産者多歸爲本國聞于中書者
奉聖旨差官来遼陽城亦差官来王遣者郎
中李壽山徃會分新舊籍民謂之三者照勘
户計其後無經失宜稍稍流徙命
桓祖主之民由是得安其業

五年元至正十六年春二月元賜王功臣號曰親仁保義宣力奉國彰憲靖遠平章奇轍適自遼陽來覲母作詩賀王不稱臣○遣福昌府院君金永煦如元謝功臣號○飯僧普愚于内佛堂普愚即普虛寓廣州管内迷元莊白王陞迷元為縣置監務主簿令監務但進退而已廣占田園牧馬滿野皆以内乘稱雖害禾穀人不敢逐○三月甲申日無光中有黑子乙酉亦如之王及公主奉大妃如奉恩寺聽普愚說禪施幣銀鉢繡袈裟積如山兵士女

奔波猶恐不及侍女僧徒雜遝無別○我
桓祖來朝王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奇氏族
倚后勢暴橫人有密告奇轍潛通雙城叛民
結為黨援謀逆王諭
桓祖曰卿宜歸鎮吾民脫有變當如吾命○
夏四月癸酉封晉愚為王師立府曰圓融置
官屬左右司尹丞舍人注簿左右寶馬陪指
諭行首又邀于延慶宮行師弟禮其儀衛擬
於鹵簿又引入內殿大妃公主喜慶注下侑
茶果公主遺琉璃盤瑪瑙匙等物時僧徒求

寺者皆附愚干請於王王曰自今禪教宗門
寺社住持請師注擬以聞寡人但下除目爾
於是僧徒爭為門徒○五月元遣奇完者不
花來冊榮安王為敬王○奇轍權謙盧頙等
謀反伏誅時謙頙俱納女于元有寵轍與謙
等聲勢相依知天下亂自念積惡斂怨恐一
朝勢去難保預謀自安以親戚腹心布列權
要陰樹黨援將圖大逆閱諸道兵兇詐為謠
使煽動訛言密諭期會約以舉事王先知之
託以曲宴召宰樞皆會于闕命判密直洪義

等乞轍頂讓及轍子贊成事有傑姪少監完者不花讓于萬户恒舍人和尚頂子行者郎中渚等轍讓先赴乞察直慶千興黃石奇判事申請等察白王曰二人已至其餘子姪及頂父子未至若事洩變起不虞不如早圖王然之即令察直姜仲卿大護軍睦仁吉亐達赤李蒙古大等伏壯士出不意椎擊轍應手而仆讓走避追殺于紫門血濺宮門遂殺轍傔從二人奇權麾下浪狽四散禁衛四番軍士一時俱發兵刃盈路仲卿等率兵至頂家

捕殺之有傑完者不花渚恒和尚等支黨皆
逃宦城戒嚴遂釋鄭之當為巡軍提控仍許
侍衛以洪彥博為右政丞尹桓為左政丞元
顥為三司事許伯黃石奇為贊成事全普門
韓可貴為三司左右使金逸逢金鏞印璫為
僉議評理顥有傑之妻父也欲彥博〇執權
柄嘗譖彥博有異志至是又譖可貴及沔城
君具榮儉不為追捕奇權盧支黨於是下三
人獄辨對王素惡顥使李蒙古大殺于獄中
又命斬可貴榮儉于市榮儉後妻張以穢行

見棄張寔緣近輩譖于王王尋知非輩退止之不及榮儉右名貞時可貴等被讒見殺人皆疑懼又命中外捜捕有傑等没入三家奴婢于義成德泉有備等倉教曰奇轍盧頙權謙等不念元朝存恤之意先王剏垂之法席勢以陵君肆威以毒民罔有限極予以連姻帝室於其所言一皆勉從猶為不足潛圖不軌欲危社稷幸賴天地祖宗之靈轍等俱已伏辜兇黨之在逃者奇有傑完者不花盧諸權恒和尚等罪在不原韓可貴具貞等不從

國令故縱反者是用俱置典刑有能捕告反
者以本人家財量功充賞外餘人所犯一切
除之轍等占奪人口土田許人陳告各還本
主尋獲有傑完者不花渚和尚軒之恒以素
不挾勢免死流濟州轍妻金氏携幼子賽因
祝髮而逃亦被擒繫巡軍賽因尋死流其黨
金寧君金普密直副使李也先帖木兒行者
員外趙萬通同僉洪翊贊成事黃河行評理
李壽山密直王重貴代言黃河晏護軍黃河
湜前代言洪開道杖前密直仕君輔等數人

朔及河行尋賜死○羅征東行中書省理問所○以評理印璫同知密直姜仲卿為西北面兵馬使司尹辛珣俞洪前大護軍崔瑩前副正崔夫介為副使攻鴨綠江以西八站密直副使柳仁雨為東北面兵馬使前大護軍貢天甫前宗簿令金元鳳為副使收復雙城等地璫先蔟郊外仲卿被酒後至使氣璫止之不聽又至餞亭亦如之璫目辛珣拔劒斬之遂報王曰仲卿有二心故處以軍法國家莫知其故物議紛紜初龍津人趙暉以雙城

等地反八元至是王欲收復命仁兩等與江陵道存撫使李仁任往擊之〔六月印璫引兵到鴨綠江攻破婆娑府等三站〕瀋城人趙都赤來朝賜金牌授高麗瀋城地面管軍千戶柳仁兩之討瀋城也兵次登州去瀋城二百餘里逗留十餘日瀋城人趙小生趙暾從子也聞變與千戶卓都卿召暾暾至小生舉兵為拒守計劫暾曰今事急矣叔父仕高麗為累寵所寵待今日叔父南向高麗則瀋城之地十二城誰肯從我乃與都卿遯腹心

驍健者三十人衛暾實拘之也仁任說仁兩曰暾雖小生叔父心在朝廷必不與逆豎同叛令以王命諭之必來暾來瀋城可傳檄而定逆豎之首不足血也仁兩然之遂以蠟書遺暾暾見書祕之伺間未得暾少時見瀋城人趙都赤英使與之交游深結懽心及是都赤以百戶為小生謀主暾諭都赤曰令兩豎所以拒朝命者以汝為腹心也汝本高麗人爾祖與吾祖皆自漢陽來今背本國從逆豎獨何心哉棄逆從順去危就安功臣富貴此

其時也汝其圖之都赤泫然泣下擧手指天
曰叔父活我矣公且先吾從之遂來朝乃授
是職○元使眞者舍人賁奇轍太司徒宣命
印章來西北面兵馬副使辛珣遇諸道奪宣
命印章因舍人教儀從三人舍人夜逃○王
聞前護軍林仲甫欲奉釋兒潛圖不軌卽繫
巡軍按治辭連前政丞孫守卿前密直洪峻
監察大夫孫湧黃淑卿典校令鄭世功前判
事全成洪桂等十餘人悉逮繫獄獄官詰仲
甫曰汝識孫湧乎曰不知遂釋之斬守卿桂

仲甫成放釋兜于外貶贊成事康允忠為東
萊縣令杖漢陽尹洪仲元及鄭世功薛起宗
姜贊張萬林朱雲等盖以黨守卿也○停至
正年號○秋七月復舊官制以洪彥博為門
下侍中尹桓守門下侍中○東北面兵馬使
柳仁雨與我
桓祖攻破雙城遂復咸州以北諸鎮擢趙暾
為禮賓卿賜第于京初暾說降趙都赤一夜
馳二百里詣仁雨營曰二豎勢窮將北走雙
城人皆竄伏山谷今大軍遽至必駭不下清

野無食為公計莫若先遣吾長子仁壁往彼
招集仁兩然之乃使仁壁徇鎮城鎮城人聞
其來皆喜相告曰趙別將來吾屬更生矣相
率來降犒迎官軍曰高麗王真我王也初王
聞仁兩逗留授我
桓祖少府尹遣兵馬判官丁臣桂諭令內應
桓祖聞命即銜枚銳行與仁兩合兵仁兩等
遂進兵攻破鎮城摠管府趙小生卓都卿棄
妻子逃入伊板嶺北立石之地於是按地圖
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

仁耀德靜邉等鎮諸城盖咸州以北哈蘭洪獻三撤本為我强自高宗戊午没于元凡九十九年令皆復之○柳仁两殺管軍千户趙都赤仁两之初至也端州以北千數百里靡然南向仁两貪財殺戮及都赤来見王使往撫女真仁两忌而殺之仁两麾下張天翮亦濫殺無辜掠牛馬財産奪人妻妾北人歸附之心遂阻○元遣中書省斷事官撒迪罕詔曰高麗自我世祖混一之初灼知天命擧國臣服爰結婚親于今百年逋者姦民遠生邉

虜越我封疆擾我黎庶焚我傳舍阻我行人
揆諸天憲討戮何疑尚慮叢爾賊徒或得罪
爾邦逋逃嘯聚或從他國妄稱汝民盜用兵
戈以間世好若不詢問情偽大兵一臨玉石
俱焚誠所不忍爾其毋生疑貳裝爾士卒就
便捨捕或約我天兵併力夾攻期於靖國安
民永敦前好具悉奏聞○敕西北面兵馬使
印瑺附表撤迪罕奏曰竊有小邦邀處東極
隋唐之盛覊縻而已世祖龍興灼知天命首
先歸附世世著微勞東漸恩澤日新月盛不意

賊臣奇轍與盧頙權謙謀為不軌生我禍階切詳撤等連姻掖庭假威天朝氣焰熏天脅制國王人有人不奪不已人有田土以不奪不饜臣畏天朝一不敢問羣黎百姓怨豈在明轍等自知罪盈惡積人所不容而又妄意天下擾攘甲兵方熾一朝勢去身不能保乃謀自安務固其權中外官司皆置親黨凡曰要職無腹腹心擅造兵器間習射御公然為之不小隱匿扇動訛言惑亂衆聽今年五月十八日召集無賴一時俱起舟載兵器已至

江口又令數輩詐為天使稱有詔旨已至營
門将欲殲我君臣以逞已欲安危死生間不
容髮尚賴聖德粗能應變既獲賊徒恐有他
變不暇申聞俱致於法誠惶誠恐無他措躬
又慮邊鄙之民乘釁妄動或有姦人往來亂
我情實故置關防以謹出入而其吏士過江
劫掠實非本意考其罪人已正邦典伏望弘
天地之仁霽雷霆之怒○八月流癸河中于
順天印承旦于保安貶鄭珚為清州牧使○
九月以廉悌臣為西北面都元帥金之貞柳

淵副之王誅奇氏畏元有譴賜悰臣等貂裘
金帶有差授鉞遣之謂曰卿行之後吾不出
顧矣其治軍政芻糧為先城堡次之器械次
之○都堂令百司議幣諫官獻議曰本國近
古以碎銀權銀瓶之重以為幣而以五升布
翼以行之及其久也不能無幣銀瓶日變而
至于銅麻縷日麤而不成布議者欲復用銀
瓶愚等以為一銀瓶其重一斤其直布百餘
匹令民家蓄一匹布者尚寡若用銀瓶則民
何以貿易哉或議曰宜用銅錢然國俗久不

用錢一朝遽令用之民必興謗或曰宜用碎銀然散出民間而無標誌則貨幣之權不在於上亦為未便令銀一兩其直八匹宜令官鑄銀錢錢有標誌隨其兩數輕重而準帛穀多寡比之銀瓶鑄造易而用力少比之銅錢轉輸輕而取利多官民軍旅庶幾有便凡產銀之所復其居民令採納官其國人所蓄銀器悉令納官鑄錢以與之并用五升布則公私便矣　千戶丁臣桂領兵過伊板嶺與女直軍戰敗之虜其魁帖木兒傳首于京　以

我
桓祖為大中大夫司僕卿賜第一區 冬十
月元復遣撒迪罕等詔曰昔我世祖混一區
夏爾高麗國率先効順逮為東藩請婚帝室
帝亦允從令將百年錫貢相望靡有間言茲
夏爾國游兵入我強域毀我驛置邊人不寧
是用遣使徃告厥由使還附奏具稱近者境
上乗間侵軼之徒已定其罪又言事釁之生
在於倉卒志圖靖難不及禀命其間應變之
狀中書悉以告朕肆朕察其事情追惟我祖

宗憫下之惠先臣慕義之誠詎以一眚輒虧
舊恩然裁以至公若爾初獲首事具罪以聞
善善惡惡朕與天下共之奚肯徇私以忝大
法如云會赦不逞陳奏事定之後盡先馳聞
事既已往況能悔罪陳情茲示寬容特釋爾
咎自今伊始小心敬慎率順彝章勿替朕命
○遣政堂文學李仁復如元上表謝又上書
曰竊惟世皇征東令國王為丞相行省官吏
委國王保舉不入常調非他行省比其後續
立都鎮撫司理問所儒學提舉司醫學提舉

司比来省官皆托婦寺濫受朝命擅作威福
小邦有監察司典法司掌刑聽訟糾正非理
而省官聽人妄訴拘取諸司所斷文卷以是
為非莫敢誰何人疾之如狼虎況今省官有
與逆賊謀者願自今其左右司官令臣保舉
勿蹈前弊其理問司等官司一切革去世皇
東征日本時所置萬戶中軍右軍左軍耳其
後增置巡軍合浦全羅耽羅西京等萬戶府
並無所領軍徒佩金符以誇宣命名誘平民
妄稱戶計勒令縣官不敢差發深為未便如

蒙欽依世祖皇帝舊制除三萬戶鎭守日本外其餘增置五萬戶府及都鎭撫司乞皆革罷朝廷使臣及府寺院監司所差人吏多是小邦之人不務宣上德意專要誇耀鄕閭威福自恣恩讎必報屈辱宰相陵犯國王經年不還增娶妻妾無惡不爲金剛山諸寺歲再降香勞民生事反戾陛下求福之意亦宜停罷瀋城三撒元是小邦之境先臣忠憲王時趙暉卓青等犯罪懼誅誘致女眞乘我不虞殺戮官吏繫縲男女皆爲奴婢父老至今言

之流涕指為血讎比來逆臣奇撤盧頙權謙等交結酋長召集逋逃及其謀逆約為聲援輒等既死支黨多奔于彼故令搜索彼反用兵助逆勢不獲已而致行師其摠管趙小生千戶卓都卿令在逃竄竊恐構釁生事恭惟朝廷薄海內外莫非王土尺寸不毛之地豈許彼此哉伏乞歸我舊彊雙城三撤以北許立關防祖王以來庶孼之子必令為僧所以明嫡庶之分杜覬覦之萌今有塔思帖木兒自謂忠宣王孼子亦嘗剃髮及長還俗奔于

京師誘致本國羣不逞之徒扇起訛言眩惑人心若此人者其於朝廷豈有小益乞將此人及其黨與𦵏還本國○濟州加乙赤忽古托哥叛殺都巡問使尹時遇牧使張天年判官李陽吉○十一月洪彦博免流尹桓許伯柳濯以李齊賢為門下侍中齊賢辭不允○西北面都元帥守侍中廉悌臣上箋辭不允悌臣復上箋論軍務數事又辭不允○李穡仕於元為翰林院權經歷五年至是以毋老棄官歸上書言時政八事其一壹罷政房復吏

兵部選也王嘉納遂以穡爲吏部侍郎兼兵部郎中以掌文武之選

丁酉

六年(元至正十七年)春正月王以奇轍等衣服綵帛賜兩府侍中李齊賢辭以無功不受○王邀普愚于内殿賜黃金五十兩金線一匹○王如奉恩寺謁太祖眞殿卜遷都漢陽動静王探珓得静字更命李齊賢卜之乃得動字王喜曰卿裡祀得吉卜實副予心○命修中外學校○二月命李齊賢相宅于漢陽築宮闕僧普愚以讖說王曰都漢陽則三十六國朝

王感其說故有是命開城尹致仕尹澤上言妙清感仁廟幾至覆國厥鑑不遠矧今四境有虞訓兵養士猶懼不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以彥陽府院君金敬直為西北面都元帥○夏五月李齊賢致仕○命寫無逸篇賜宰臣命尹澤講澤因陳周公輔成王之勞乃言曰願殿下法成王之聽周公之訓嚴恭抑畏社稷之福王為改容後澤以大學衍義及本朝崔承老上成宗書乞進講時王深信釋教超然有物外之想澤曰殿下上奉宗廟下

保生靈柰何欲効匹夫廢絶倫理之事如聽臣言非孔子之道則不可顧加聖意近臣又有議進鄉樂于元澤上疏曰世皇已嘗却之令復進恐取譏又以節用上言王深納之○六月下蔡河中獄自殺先僧達禪以河中流所訪全賛曰蔡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禪巡軍按問賛逃逮捕河中命李仁復等鞫之栲掠累旬河中誣服自縊斬于市仁復嘆曰知人無辜不能申理而獄成吾其無後乎踰月獲賛斬之

臣等按仁復殆失斯言矣河中吠舊主而圖新主叛逆之罪已著叛逆天下之大惡時無古今身無存沒人人皆得而誅之河中之死其亦晩也仁復殆失斯言矣

秋七月門下侍中致仕李凌幹卒忠宣王嘗以所幸二姬賜凌幹及白文擧凌幹置姬別室莫敢犯又從忠宣在元為盤纏別監同事者皆致富凌幹獨清苦自勵冬月破衫单袴不私一錢及王竄吐蕃凌幹懷金潛附驛吏獻王王及從臣賴以不乏忠宣薨奉柩東歸

踊守跋涉勤苦備至○八月杖流全祐祥祥
責趙暉趙萬通洪開道李稱鄭珚康贊洪尚
載等以辞連蔡河中也○以全得培為西北
面防禦都指揮使以大將軍崔瑩為東北面
體覆使吏部尚書洪有龜為東北面兵馬使
○命李齊賢定宗廟昭穆之次○九月政堂
文學安輔卒輔性剛直廉潔不事生産及歿
家無擔石之儲○分遣諸道鹽鐵別監左諫
議李穡起居舍人田祿生右司諫李寶林左
司諫鄭樞等上書以為不可遣王名宰相臺

省問鹽鐵利害穡寶林稱疾祿生樞固執前議左諫議南競與同列素不相能獨曰遺之便王從之○召兩府曰聞卿等皆蓄鷹然乎侍中廉悌臣對曰臣素不好且未聞兩府有蓄之者王怒曰今四方兵起民生甚艱予甚憫焉卿等何不憂國而縱鷹犬踐禾穀乎黃裳慶千興元顗皆好鷹犬故慚赧○倭入鼎天府興天寺取忠宣王及韓國公主真而去○閏月司天少監于必興上書言玉龍記云我國始于白頭終于智異其勢水根木幹之

地以黑爲父母以青爲身若風俗順土則昌
逆土則灾風俗者君臣百姓衣服冠盖樂調
禮器什用是也今後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僧
服黑巾大冠女服黑羅又於諸山栽松茂密
凡器用鍮銅瓦器以順風土從之○倭冦喬
桐遣上將軍李云牧將軍李蒙古大追捕倭
冦云牧詭曰若不殲賊請受顯戮議者料其
無成果未獲一級○冬十月諫官李穡等請
行三年喪從之○十一月以樞密院直學士
金得培爲西北面都巡撫使前戶部尚書金

元鳳為西北面防禦指揮使○十二月復歸
銓選于吏兵部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六

高麗恭愍王